

壹

● 海 飞 著

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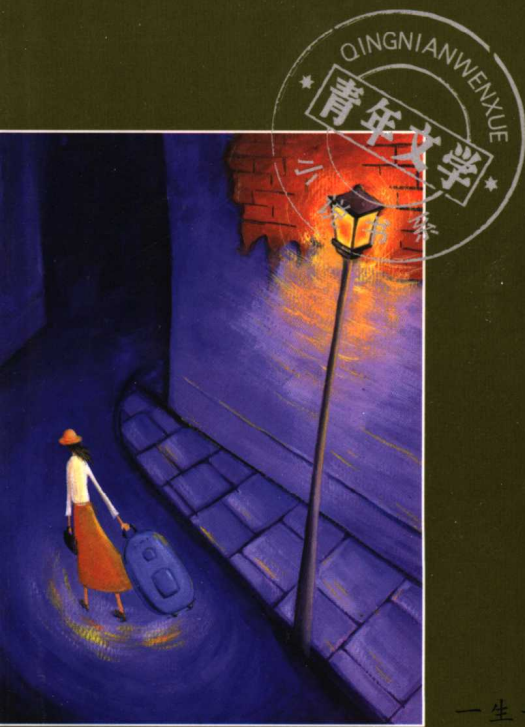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CHINA YOUTH PRESS

一生一世，你都会在爱情里美丽并且疼痛。

寻

纵然爱情是一场悲情主义的泪雨
也有苍凉，也有疼痛
我们也不会因此而停止寻找
因为甜蜜，因为辛酸……



壹

● 海 飞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CHINA YOUTH PRESS



千

一生一世 我们都会在爱情里美丽并且疼痛。

寻

纵然爱情是一场悲情主义的泪雨
也有苍凉，也有疼痛
我们也不会因此而停止寻找
因为甜蜜，因为辛酸……

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壹千寻/海飞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5

(《青年文学》小说书系)

ISBN 7-5006-6002-2

I. 壹... II. 海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6034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465112 营销中心电话: (010) 64065904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60 × 1280 1/32 7.25 印张 2 插页 118 千字

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8000 册 定价: 16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84047104

目 录

童瑶

2

有一天我在“胡杨的秋天”咖啡吧看到了一个拉小提琴的人夏天，他带着养女夏花生活，他沉迷的表情让我心动。我是黑社会头目洪四的女人，我和夏天频频约会，被洪四发觉。

夏天

43

我曾经是个花花公子，我迷恋上了鸦片一样的女人花无依，她独自一人带着女儿生活，是一个大集团董事长的情人。花无依喝醉后车祸身亡，我收养了她的女儿，并辞去工作开始在“胡杨的秋天”咖啡吧拉琴。

洪四

91

我叫洪四，是个在江湖上行走的人，我发现女朋友童瑶不可遏制地爱上了一个拉小提琴的男人。我的手下潘安带人敲断了夏天的腿。从此童瑶不愿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童瑶

116 夏天的腿骨被洪四的人打断。夏天住在医院里拒绝见我，他的腿伤还没有好的时候，查出了白血病。为了替他攒医药费，我去“爱琴海”做陪酒女郎。而洪四因为事发，在偷偷到医院为夏天交了十万元费用后，被戴上了手铐……

夏天

166 在医院里，小护士陈千寻给我讲了她的情爱故事。一个月后，童瑶嫁给香港来的小业主，她离开了我和夏花。出院后的这个初夏，我又去了“胡杨的秋天”拉小提琴，并且开始谱首叫做《壹千寻》的曲子……

潘安

198 我是洪四的手下。洪四被铐走了，走时洪四抱了抱我说，兄弟，几年以后我会出来，你来接我。我等着洪四出来的那一天……

花无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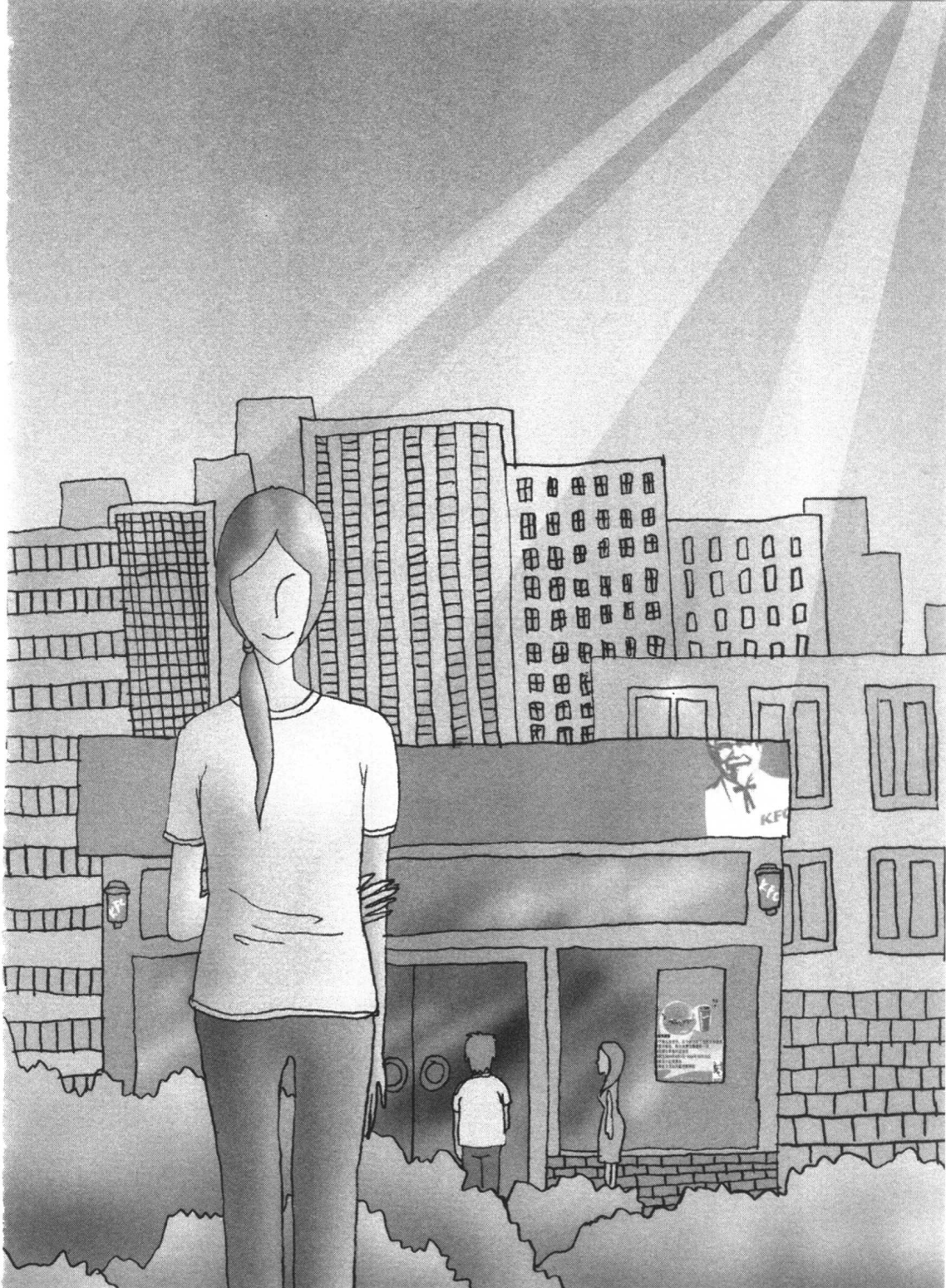
217 我的灵魂游离在空气中，看着夏天拉琴。夏天的初恋女友榛子从德国回来了；小护士陈千寻想陪夏天去杭州治病。夏天都拒绝了，他拉了一曲《壹千寻》，然后在门口抱起夏花，他们一起走在了风中，就不见了踪影……

往往是这样的，我们都在寻找爱情，以为爱情就在旁边，原来爱情却是在旁边的旁边……

我们一直都在寻找,我们都未曾找到。

——题记

我爱上“胡杨的秋天”咖啡吧时，也爱上了一个叫夏天的男人。我二十六岁，是一个不尴不尬的年龄。我的影子总是在大街和小巷游走，像一条找不到家的鱼。有一天在这座城市临江的街边，我看到了“胡杨的秋天”五个字。这五个字让我停下了脚步，我知道我身后是一条不宽不窄穿城而过的江，江面上还泛着白色的光。我的手里拎着“江南布衣”的衣袋，那里面放着我刚刚淘来的棉布裙子。而“胡杨的秋天”像突然伸过来的温暖的手，它牵住了我的目光和脚步，让我一步一步走向了这家咖啡吧的玻璃门。干净而瘦长的门僮，挂着职业的微笑，为我轻轻打开了门。我闻到了意大利咖啡的浓香，咖啡香像一群小小的精灵，从四面包抄着将我团团围住。吧台服务生正在研磨咖啡豆，我



我闻到了意大利咖啡的浓香，
咖啡香像一群小小的精灵，
从四面包抄着将我团团围住。

听到了机器略略有些刺耳的声音。咖啡豆在瞬间完成了粉身碎骨化为粉尘的过程。店堂里的墙面上盛开着的风干的芦花,我看到了铁皮油灯,以及一些精致的饰品。我愣愣地站在客人并不显多的店堂里,我想,我一定是爱上了“胡杨的秋天”。

洪四一直都很忙,洪四不太可能陪着我东游西荡。一个人的空闲让人心慌,有一种不知所措的味道。我在“胡杨的秋天”消磨时光,喝咖啡或吃冰淇淋,听音箱里传出的很轻的西洋音乐,隔着厚重的玻璃窗看不远处波光粼粼的江面。很多时候我都在想,我会不会在瞬间老去,在音乐声中老去。进来时黑发如瀑,出去时白发苍苍,很潦草地完成一生。我相信爱情一直在我左右,在我没有见到夏天之前,洪四是我的全部。但是见到夏天后,一切都改变了。只是夏天还没有出场,夏天的出场是在晚上。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,他都会出现在“胡杨的秋天”。

寂寞的日子里,我把时光都给了大大小小的成衣店和饰品店,给了咖啡吧。也有很多时候我在家里泡在浴缸里,我在浴缸里抽烟,并且想要睡着。一套白色的干净的浴缸,装着小音响系统,还能冲浪。洪四说浴缸里的女人,是真正性感的女人。我披着浴巾在偌大的房子里走来走去,吃水果,或是在厨房里找东西吃,打开电视看肥皂剧,在互联网上聊天。我的身子里面,像是长

满了慵懒的绿苔,像是要在阴雨天气里发芽。这个时候,夏天出现了,夏天出现在“胡杨的秋天”的每一个夜晚。我的身子还散发着沐浴液的清香,我每天晚上都要从他身边经过,是因为他一直站在这家咖啡吧宽大木楼梯的转角处,而我是“蹬蹬蹬”上楼的一个女人。

2

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叫夏天,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拉小提琴的男人。我没听到过他说话,他是一个沉默的男人。他制造出来许多的音乐,那些流畅的,温暖而动人的音乐,从楼梯里一点一点弥漫开来。许多人都会从他身边经过,特别是那些女孩子,会多看他几眼。但是他从未抬过头,他只是专注地拉着琴。有一次我在他身边站定,我说你叫什么名字?他没有说话,也没有看我一眼,好像是没有听到我的话。我站了很久,最后我经过他的身边上楼了。我在靠窗的位置上坐下喝咖啡,翻看一些流行的时尚杂志。在“胡杨的秋天”咖啡吧里,我仍然是寂寞的,和在浴缸里将自己浸泡一样寂寞。寂寞令女人美丽,我相信自己是美丽的女人,洪四也说,童瑶,你是天下最美的女人。洪四不是一个会拍马

屁的人，他说话的时候，脸上的那道疤也会闪着红光，那是一种兴奋的神色。看着那条疤，我的身体也会涌起一种痛感。那是一条七八公分长的疤，像一只蜈蚣一样盘踞在他脸上。

我是在连续七个晚上经过夏天的身边，连续七个晚上坐在二楼邻窗的位置边，连续七天听了夏天拉的小提琴后，认识夏天的。第七天晚上我走到楼梯口时，抬眼就看到了楼梯转角处的夏天。他穿着厚棉布衬衣，和细灯芯绒的休闲裤，一双咖啡色的休闲皮鞋，很随意的人制造出很随意的音乐。一个醉汉跌跌撞撞向我走来，酒的难闻的气味比醉汉先一步到达我的身边，这令我皱起了眉头。醉汉迈着夸张的步子，那种螃蟹才会有的步子一步步走来。我想，好像会发生一些什么了，一定会发生一些什么了。果然醉汉在看了我一眼后，向我伸出了手。他的手抓住了我的手腕，拼命拉扯着，想要把我往门外拉。他的嘴里嘟哝着，他说你跟我走，美人，我是英雄，今天晚上你要跟英雄走。我的另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楼梯的扶手，我说我给你三秒钟时间松开我的手。

夏天没有看我一眼，他高高地站在楼梯转角处，一副居上临下的样子。夏天的音乐顺着楼梯缓缓流了下来，是克莱斯勒的《爱的忧伤》。他一直都喜欢拉这只曲子，他的音乐让我感到他一定是在怀念什么。咖啡吧里有许多人都在朝着这边张望，有服务

生跑过来劝醉汉松开手。醉汉没有松开手，我却用高跟鞋狠狠地踩在他的脚背上。高跟鞋像尖刀一样的后跟扎在了醉汉的脚背上，醉汉发出了巨大的惊叫，像杀猪似地嚎叫。许多人都围了过来，都以为发生了什么事。醉汉的酒好像一下子醒了过来，他凄惨地笑了一下说，美女，你今天完了，你今天这一脚踩下去，一辈子都会后悔的。你千万记住今天是几号，因为今天是令你后悔一生的日子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
我拍了拍手掌，像是和人经过一场生死搏斗似的。我说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醉汉说不知道。我说我是童瑶。醉汉说童瑶是谁？我说童瑶是洪四的女人，你知道洪四吗？我可以让洪四在十分钟内赶到。醉汉的脸一下子白了，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然后他忿忿地转身离去。这时候我的目光越过了人们的头顶，我看到了楼梯转角处那个拉琴的男人。他仍然专注地拉着琴，他对眼皮底下发生的一切都是漠不关心的，他沉迷的表情令我心动，让我想起了一部叫做《铁达尼号》的电影。

电影里一条大船就要沉没，而几个乐师开始在纷乱的甲板上奏乐，在生命的最后如此专注地沉醉在音乐之中。音乐像啤酒，像牛奶，像一切可以营养人体的东西一样。它浸入到人的骨头和灵魂，它像酒一样进入你的身体的深处，让你醉去。

3

醉汉终于离去了，他离去得有些无声无息。人群也开始散去，人群其实不太喜欢在干净而优雅的咖啡吧里看到有人吵架的，特别是其中的一位还是有着尖细嗓门的女人。女人穿着一套棉布的裙装，淡而温暖的色泽，能让人想到一个四季以外的季节的颜色。女人开始抬步向楼梯走去，她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。在上楼之前，她又看了看昏暗的灯光，红与黄相间的灯光，给人安静，像一个游子经过风尘以后回到家时看到的那种灯光一样。女人一手扶着楼梯，她慢慢地上来，她踩着《爱的忧伤》的音符上楼。女人就是我，一个无所事事的二十六岁的女人。

我在夏天的面前站定了。我站了很久，等他把一曲拉完了。他的身边，一个高及膝盖的白色陶瓷花瓶里，插着一小束百合。百合将开未开，像安静的女子一样，浸在水中。他的一只手垂了下来，终于看了我一眼。我想他一定不会和我说话的，但是他却说话了，他说，你已经连续来了七天了，你喜欢“胡杨的秋天”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会突然开口。他的脸上浮起了笑容，不是阳光般的，而是充满淡淡忧伤的。他的眸子的最

深处，就藏着深井一样的忧伤。我说是的，我喜欢这儿的气息，喜欢这儿的音乐与墙上的芦苇，风干的芦苇多么像风干的记忆。

夏天没有再说话，而是再一次把手抬了起来。他开始拉一曲《阿尔布拉宫的回忆》。我也看到了回忆，看到了一座旧宫殿的回忆。旧宫殿是一个很好的词，旧宫殿的颜色一定是青白相间的，那才是最好的陈旧的颜色。暗淡的灯光下，我那么近地看着一个男人。这个男人并不年轻，也不显老，三十多岁的年纪。他下巴的胡子刮得光光的，泛着青色的光。我没有再离开他，我轻声说，我想请你喝茶，或是咖啡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专注地拉着琴，琴声就是他最好的话语。我站在他的面前，用两只手抱着被棉布裹着的身子，轻轻摇摆着，侧着头看着这个男人。我想我的目光一定是潮湿而暧昧的，因为我想我可能是爱上了这个男人，爱得有些一塌糊涂，爱得有些没有理由。

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子，梳着冲天的辫子，穿着格子短裙，和白色的薄毛衣，很可爱的样子。她的格子裙，有苏格兰的味道。她走过来，先是看了我一眼，我看到了她的眸子清可见底，大而有神。小女孩伸出了手，轻轻拉了拉夏天衣服的下摆，轻轻说，爸爸，我想吃哈根达斯。我笑了，他是有孩子的，有孩子就等于有家，有老婆，有温热的炕头，有一个在家里守着电视机的女人，那

是一种令人暖和的想象。我俯下了身,我说,阿姨请你吃哈根达斯好不好,你要什么味的?小女孩看了看夏天,像在征询着爸爸的意见。但是夏天没有看她一眼,仍然在旧宫殿里神游着。我拉起了小女孩的手,向楼下的吧台走去。我看到一张钞票递过去,一盒子哈根达斯到了我的手中,然后又传递到小女孩手中。在她打开盒子以前,我问,你叫什么名字?小女孩头也没抬地回答,我以前叫花小青,现在叫夏花。

4

夏天终于坐在了我的面前。我点了一杯卡布其诺,我问你要什么?夏天说,我也卡布其诺吧,你是不是喜欢喝卡布其诺?我说是的,我喜欢那甜中略苦,又带着奶味的感觉。夏天说,有一类女人,叫做卡布其诺女人,我的初恋女友,也喜欢喝卡布其诺。夏花的妈妈也喜欢卡布其诺。这样的女人,应该是一定喜欢温和生活,喜欢甜中有些涩,喜欢被奶味包围,喜欢哗众取宠,喜欢追求个性生活的女人。

夏天把一小包沙糖撕开一只小口,倒入我的杯中。这个安静的男人,像极了风月场上的高手。夏天又撕开一小包沙糖,倒入

了自己的杯中,并用小勺轻轻调和着。高高的奶泡,像棉花一样堆在杯面上,它们漫出了杯面,虚张声势地东张西望。夏天俯下身,喝了一口,就有奶沫沾在了他的唇边。他顺手取过了一张纸巾,轻轻擦了擦嘴角。我望着他,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。他低着头又轻轻喝了一口咖啡,头也不抬地说,看什么?我说,你是一个简单的男人,是谁教会你拉琴。他说一个光棍,是一位终生没有娶的男人,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死了。在我小时候生活的弄堂里,住着这位姓田的男人。男人没有女人,没有很多钱,所以家里摆设简陋,但却干净。他常站在小方桌边拉琴,小方桌上放着一盆蟹爪兰,开着细小的软弱无力的腥红小花。

12

我停止了喝咖啡,用手托着腮帮听他讲小提琴的故事。他抓过身边的小提琴,那是一把陈旧的提琴,一把叫做 Suzuki 的日本琴。夏天说,这是一把好琴,面板和琴角木、衬条用的都是鱼鳞云杉,背板用的是枫木,我已经用了它十多年,它的音色是那么圆润、含蓄、丰厚和纯净,它是那个光棍男人留给我的。我跟他学琴时,只是一个少年。那个男人不太说话,有一天我站在他开着的门前看他拉琴,我一连好几天都去看他拉琴。他拉完琴,总是垂下手来,默默站立,像是要和又一段往事告别的样子。后来他把我叫进了屋子里,他在方桌边坐下来,仔细地看了我很久,轻